

野叟曝言

卷

·理想藏书系列·

（清）夏敬渠 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野史叢言

叢書集成

卷一百一十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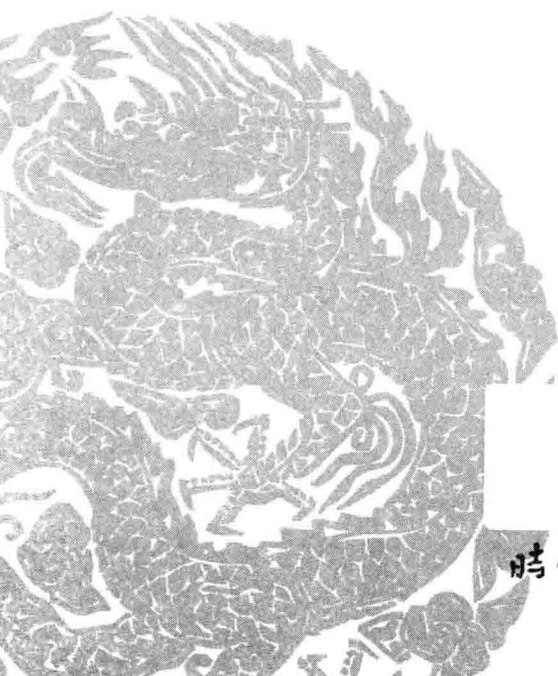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野叟曝言

(清) 夏敬渠 著

第三卷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第三卷 目录

熔字卷十一

- 第八十回 婚事初筹素臣早筹兵事 大蛇未弄铁丐先弄小蛇 (459)

经字卷十二

- 第八十一回 文曲布天罗血流四境 红鸾杀华盖月照双郎 (466)
- 第八十二回 断铁絙双关密计 开铜锁方便阴功 (471)
- 第八十三回 怜才拔亚鲁赐婚者二十人 定计灭屠龙成功在五六日 (478)
- 第八十四回 香烈扶危梦得两颗珠子 瑛瑶成配天生一对玉人 (483)
- 第八十五回 宵光显玉体知造物之化工 神便浸金铃得除奸之秘钥 (489)
- 第八十六回 负腹无谋空拟罡风搅海 拍肩有讖果然明镜中天 (495)
- 第八十七回 五日抱两王子医法通神 一句产四男儿麟祥旷世 (501)
- 第八十八回 医怪病青面消磨 受奇荣白衣发达 (507)

铸字卷十三

- 第八十九回 国师束身双阙佛法无灵 指挥传首九边皇威有赫 (514)
- 第九十回 两柄铜锤舞出山林娇凤 一颗珠子穿来苗峒毒蛇 (520)
- 第九十一回 苗婆闻水安息回生老命 妖道见夜光珠错认元神 (526)
- 第九十二回 扮医生有心除毒 救病汉无意逢亲 (530)
- 第九十三回 疗奇疯药婆认叔 显绝力锁住疑神 (535)
- 第九十四回 治香以臭别开土老之寄语 婚配宜歌新咏关雎之好逑 (541)
- 第九十五回 沈瞻赎子孔方兄能全骨肉 陈渊梦妻正气女便是神灵 (547)
- 第九十六回 天阙山神猿饶舌 孔雀峒石女发身 (552)



史字卷十四

- 第九十七回 一掌破天荒死户翻成生户 两眉钻进穴毒蛇变作痴蛇 (558)
- 第九十八回 神虎神猿种出太平珠玉 奇芝奇鹿衔来百岁春秋 (563)
- 第九十九回 屈知县以直报怨 楚郡主因公济私 (567)
- 第一百回 奸徒出首害忠臣 义士同心结死友 (572)
- 第一百零一回 上林堡小设计 临桂县大交兵 (578)
- 第一百零二回 四伏降六龙素臣神算 三胞生六宿石女奇胎 (585)
- 第一百零三回 两日毁十门龙燔于峒 一夜破两城浚泣于涂 (591)
- 第一百零四回 假班师分兵入峡 真救驾匹马归朝 (597)
- 第一百零五回 鸾音为臣子监军新时官制 云妃代尼僧摩顶旧日恩情 (603)

人字卷十五

- 第一百零六回 玉洞生春小郎试药 天罗罩暗太子惊心 (610)
- 第一百零七回 水火无情久出炎凉之界 蛆虫可厌污清白之躬 (615)
- 第一百零八回 文白大名驱恶鬼 七妃小戏惹冤魂 (620)
- 第一百零九回 怨鬼捉奸逆藩伏法 青宫验恚假子归真 (625)
- 第一百十回 真报仇指头啖血 假作恶鼻孔铺红 (631)
- 第一百十一回 三万雄兵不敌纛锄荆棘 五千长线可推角股勾弦 (637)
- 第一百十二回 五日长号生者几几欲死 六人周梦死者奕奕如生 (643)

间字卷十六

- 第一百十三回 忽显灵文素臣真符假梦 怕上天熊飞娘死抱生人 (649)
- 第一百十四回 沧海玉堂双珠归母 白衣阁老只手擎天 (655)
- 第一百十五回 擒阉贼圣驾还朝 赐官奴相臣归第 (662)
- 第一百十六回 错里错安贵妃五更拼命 疑上疑文丞相一旦骄人 (668)
- 第一百十七回 拷贵妃乾清三挡 诛达赖鞑靼双降 (674)
- 第一百十八回 陌路种成荆树喜连今日之枝 深宫赐出夭桃谁识当年之木 (681)

熔字卷十一

第八十回 婚事初筹素臣早筹兵事
大蛇未弄铁丐先弄小蛇

素臣暗忖：莫非错认其妹赛要离么？红须客道：“赛隐娘平时行刺，或是杀人，都戴着铜面，扮作武士模样；江湖上曾有口号，说是：

男数红须，女说铜面；来如飘风，去如闪电；游戏杀人，一刀一剑；不嫁不娶，天生天厌。

文爷说是替他作伐，可知是作耍了！”素臣笑道：“原来为此！你可知道，他如今却是情愿嫁人了。”因把劝化飞娘之言，从头至尾，叙述一遍说道：“一个女人，尚知悔悟，体贴父母之心，要接续祖宗气脉；吾兄堂堂男子，反守着自己邪念，不体父母之心，忍于斩宗绝祀？生为忘亲之人，死为不孝之鬼，九泉之下，何面目以见先人乎？”红须客听那开首劝辞，毫不在意；听着飞娘说话，却反搔着他痒处，点头自喜；听到中间，鼻孔里一阵酸辛，止不住两眼汪汪的，要流那清水；再听到后来，便痛泪直下，滴落如雨，又听结末一段，觉着毛骨悚然；及被素臣责到自己身上，口口不孝，说是无面目见先人，一时痛愤，忽然大叫一声，拔出佩刀，就往喉管上勒去。亏着一席而坐，素臣拔刀隔住，铁丐一手扳住臂膊，没有受伤，虎臣忙跑出位夺去佩刀。红须客一个恶心，口吐鲜血，喷满地下。素臣懊悔道：“这是我不是了！竟忘他血性利害，受不住这些重话！”

红须客道：“文爷怎这般说？俺自恨禽兽不如，生不如死，敢怪着文爷吗？”素臣道：“如此，便更不是了！不娶还是断绝祖宗气脉，轻生便是戕害父母遗体，罪愈加重，如何使得？吾兄既知悔恨，便该惜身重命，反邪归正，急急的想娶妻室，为生男育女，承接宗祧之计，怎又寻短见起来？”红须忙出位拜伏，痛哭道：“俺知罪了！”素臣忙扯起来。红须客道：“不瞒文爷说，俺非人种也；先母做闺女时，遇疾风暴雨，被龙气感触，怀胎三年；外公外婆气恨，将先母赶逐在外，苦不可言。产时百倍艰难，死过几回，比文爷所说十月怀胎的话，苦楚更甚！俺自幼顽皮，与飞娘一般，不是在树上跌下，就是掉在海里，百死百生，把先母精神魂魄，消耗损伤。先母日则在海边网绰鱼虾，夜则在草窝内织麻纺线，养活着俺。到七八岁，就替俺童养一个网船上女儿，不上一一年死了。一连童养三个，都不过一年半就死。先母悲伤成疾，到三十岁上身死。俺那时止十四岁，外婆收留家去。过了两年，外婆又死，就被舅舅赶出。这些苦楚，都是外婆告诉，才得知道。俺因文爷之言，想到先母身上，一时心痛，恨不欲生。今被文爷提醒，以后还再敢轻生，不想娶妻生子，承接宗支吗？俺的硬命，别的女人也不敢娶；须得这飞娘，这铜琵琶，才当得住俺这铁绰板哩！”



野叟曝言

中国古典文学经典

素臣惊异道：“据吾兄说来，竟与飞娘是逼真一对了！”因把飞娘系人熊所生之事说知，道：“那江湖口号，又恰把你两人作对，岂非天缘奇配？”虎臣道：“口号内天生天厌四字，如今要改作天生天对了！该几时行礼？几时成婚？聘金多少？文相公不特做媒人，并要做主婚的了。”铁丐也是痛泪直下，说道：“大哥说咱要老婆，咱却不知道这种正道理；只见三弟夫妻恩爱，百般便益，才动了念头。如今听了文爷的话，是再免不得的了！咱自小淘气，连累爷娘，才是利害，咱娘的苦处，更说不尽。还敢不接他气脉，叫他做无祀孤魂吗？求文爷怎样赏给咱一个，不要想什么美而兼勇，勇而且贤，只要有鼻有眼，成了个人，有尿眼放得进鸡巴，有肚皮裹得住胞胎就感激文爷不尽！”素臣笑道：“只要是个女人，你们岛中怕寻不出，怎要求我？”铁丐道：“都是元帅的号令，自岛主至头目，除本岛岛民外，但是中国的人，取了岛中妇女，就要斫头。有俘获来的，又说不成体面，都赏与兵目。累咱空着急了半年，谁捞着一根毛来？”

素臣道：“你这样着急，就不是头婚，敢也情愿了？”铁丐道：“娼妇又不讨吗？有闺女也看不上咱这丑脸！依着文爷说话，只生得出男女，管甚二婚三婚？”红须客道：“红绡、红拂，都不是二婚吗？文爷果有这人，就一齐撮合，做个兄弟连芳罢。”素臣道：“人是有在心上，相貌既美，兼有贵相，尽配得过，却未到那时候。先把你这亲事说成，就可牵连而来。”铁丐道：“咱是十足贱相，怎敢望配那贵相？不把吃饭家伙都折掉了！”素臣道：“你是十足贱相，天下更有谁是贵相？不是戏话，你合着相书所载的龟形，乃是大贵之相！他日富贵功名，与龙兄相仿。飞娘形如飞凤，亦是大贵之相，我方与龙兄作伐。相女配夫，岂是胡乱撮合的么？”铁丐大笑道：“咱只在海岛里，做这不打劫客商的强盗头儿就够了，咱还想甚富贵？合着龟形，便是大贵之相；那些当龟的，怎不见他封王拜相？”素臣道：“这话留着后应，不必推辞，也不能性急，如今且说正事。”因讨过历日看着，三月十六、十八、二十四，三日都是黄道不将吉日；遂定了十六日行聘，二十四日成婚。问红须客岛中兵将数目；红须客道：“岛中有十一员战将，二十四员裨将，一百二十名头目，二千九百名战守兵丁。”素臣道：“可准备一千两银子，二百四十匹绸缎做聘礼；五百对铜花，一百匹红绸做花红；要打发人到登、莱两府，去收买丫鬟、箱笼、纱灯、羊角、花爆、酒、烛等物；要教匠人搭灯楼、灯棚、五色彩帐；要招些秧歌傀儡歌唱戏耍之人；总打帐一万银子，这喜事就办过去了。”

红须客三人面面相觑，做声不得。奚囊也是疑惑。伏侍的头目兵丁，都伸着舌头。红须客道：“俺的老爷！你要俺生男育女，不要应着二弟的话，把这吃饭家伙都折掉了！俺是什么人，娶一个老婆，要用一万银子？”素臣道：“你如今是一岛之主，不体面些，也叫岛民及各岛人笑话。飞娘何等身分，白玉麟们何等眼孔，若不体面，便是小觑了他，连我媒人也招着怪头。这杯苦酒，是要强着你吃的了！”红须客道：“文爷说的话，俺断不敢违拗，却实在不能依从。一则力量不及；二则况大元帅要加罪；三则张扬开去，怕不闹出事来！”铁丐、虎臣也俱说：“现在岛中钱粮有限，兵事费用甚多，元帅又不在，亦难自主，还求文爷减省！”素臣大怒作色道：“你们口口元帅，敢压制我吗？你走遍天下，拣得出这等对头吗？若阔绰



些，便费三万两万，也不嫌多；就铺派你，也只一万银子，还是你成婚费用，就不依吗？”一面说，一面立起身，望屏后就走。三人见素臣大怒，都吓慌了，接脚跟进，想要陪礼。素臣摇手示意，悄问：“有甚极机密之处？”红须客会意，领到一座高楼上道：“这楼虽只三层，地势最高，开窗四望，洋岛悉见：这楼顶不是螺丝缠的么？任你撞钟击鼓，把声响俱转上顶去，收入瓮里，楼下休想听着一点声息，名为神楼，是高手匠人造的。只元帅合咱们兄弟四人，有机密事商议，才上此楼。文爷有甚心话，只顾请说。”素臣看到楼顶，真有大瓮，身大口小，一路缠纹，高可丈许。推窗看时，真个海洋中东一堆，西一簇，露出岛屿，如螺髻一般，青翠欲滴，历历可数。再看到自己岛中一切田原房屋，瞭然在目。因问：“自辽东至福建，这一带直南直北的洋面，共有许多海岛？”

红须客道：“福建不知备细；自乍浦至辽东，除无名小岛外，有名目有岛主的，共是七十二岛。”素臣道：“这七十二岛岛主，都是中国人，还有外国人？有许多岛，是景王合靳贼的？”红须客道：“七十二岛岛主，约有一半中国，一半外洋。辽东、天津一带，有二十余岛，都奉景王；惟屠龙、钓龙两岛，是靳贼党羽。钓龙不打紧；屠龙岛内，兵精粮足，妖僧孽道，凶徒剧贼甚多；景大元帅所以定要除灭他。过了天津，直到这里，共二十七岛。只有飘风岛正对莱州，在护龙、青霞两岛腋下，未曾归服。其余二十六岛，元帅派俺住这护龙，领着十二岛；派二弟住扶龙岛，三弟住生龙岛，各领七岛。往下去，对着胶州、海州、崇明、乍浦一带洋面，有二十余岛，连这飘风岛，都有靳仁。”

素臣道：“靳贼、景王大势相连，而互相猜忌；屠、钓两岛，与总兵武国宪，皆靳贼阴制景王者，其为重兵可知。兵法：十围五攻；区区六岛所拨之兵，岂能胜之？据刘兄说：胜他十余阵，又没甚俘获，其为骄兵之计无疑。屠龙一岛，既有钓龙为犄角之势，复有天津为援，是有胜无败的形势，所以不遽胜而反诈败者，欲全胜大胜，且乘胜而并收二十六岛，为田单、韩信复齐，破齐之计也！服从靳贼之岛，全在护龙岛之下，又有飘风岛，介在护龙、青霞两岛之间；则彼之欲去护龙，比我之欲去屠龙更甚，况护龙为我根本之地？我揣此贼，必有围魏救赵之计，等我拨运兵粮之后，即起乍浦以上，莱州以下各岛之兵，来专攻护龙。出我不意，攻我无备，我既众寡不敌，难免丧败。日京闻根本之地被重兵围困，必撤兵回救，彼钓龙、屠龙、天津等处之兵，从后追杀，必至大败。古来以全师远攻，一蹶瓦解者，史不绝书；日京尚是知兵之人，何冒昧至此？《左传》所谓：‘莫敖狙于蒲骚之役。’日京亦狙于二十六岛之平故也！我若早来，断不许他去攻屠龙，却要先平这飘风，肘腋之中，岂可穴此狼虎？不独日京，连你们都该知道，何以瞠瞠若此！”虎臣道：“文相公所料，一些不错，他那输的十几阵，真是骄兵之计。如今想起来，既没杀他一员战将，又没得他一石粮食，捞抢些旗帜衣甲，席木板片，多半是糟旧的，这还不是诈败吗？”

红须道：“文爷料他有围魏救赵之计，也是不错的。前日有军士探报，说胶州各岛，都修船练兵，采买粮食；不是这个缘故吗？那飘风一岛，俺们都知道是肘腋之患，几次去剿。无奈岛民感激靳仁，竭力死守；元帅怜他真情，暂缓其死，说待



野叟曝言

中国古典文学经典

各岛俱平，彼自不得不下。”素臣吃惊道：“靳仁这厮，如何能得岛民之心？”红须客道：“飘风岛那年适遇奇荒，岛民俱要饿死，被靳仁一个伙计，把十数万米谷散给岛民，救了合岛人的性命，故此感恩入骨，死守不降。”

素臣大喜道：“若是如此，便可唾手得之！”铁丐道：“文爷既知他们有些恶计，怎还要替大哥行礼结亲，不料理厮杀之事？”素臣笑道：“此兵机也！方才因有兵目在旁，怕有漏泄，故假作发怒进来，与你们密商。正借这行礼结亲，铺张扬厉，卖个破绽与他，他必来乘机取事，我们这里暗作准备，埋下窝弓，守那猛虎，可不便益吗？”三人大悟，大喜。红须客道：“原来文爷是这个主意。在里面伏侍的，虽都是心腹之人，却不可不防。俺们下去，只做拗不过文爷，勉强从顺的罢了。但是元帅处此险地，该作速着人去请他撤兵方好。”素臣笑道：“请他撤兵，这窝弓可不又白埋掉了！如今得刘兄自去，把我的主意说知，叫他假作攻取，却不要深入，只作守等兵粮，为必取之状。一面露布各岛，添兵运粮，前赴助战；却密札岛主，叫他迁延时日，续听调遣。一面照着方才所说的，各处张扬置办，为娶亲之事。我即打发奚囊，随着白家家人，过海行聘。札知白兄机密，并令其准备船只，截住莱州岛船，不放一只回去，以便袭取飘风。令方兄、熊兄送飞娘过海成亲，协力破敌。白兄有两妾翠云、碧云，能见二十里以外毛发之物，令其先期过海，在这楼上弹望敌兵，及岛中奸细举动。我与龙、铁两兄，暗暗拨兵简将，准备厮杀，管教一战成功。这不是解你们危难，遂你们心愿吗？”三人大喜道：“只怕他不上钩，若肯上钩，是必定成功的！”

素臣道：“若日京在此，我便不划此策；他料你们俱是一勇之夫，断无不上钩之理！但我在外护，不合说出真名姓了；若被他知道，便不肯上这钩！”红须客道：“不妨，这岛中兵民，俱感激元帅刻骨；俺只吩咐一声，断没泄漏。”说毕，出来。虎臣拾起那刀，红须客佩好，仍复坐席，狼餐虎咽的，把饭吃完了。红须客假作无奈，在岛库内提出五千白物；发二千两，到登、莱等处，采买一切货物；发二千两，请素臣修书，付与奚囊，转请有信代媒，十六日行聘通知，二十四日婚期；发一千两，修饰宫殿房屋，搭棚架灯楼各项杂费。一面大张晓谕，岛主择于某日成婚，各家俱要张灯结彩，许各洋铺过海交易。当日就露布各岛，并发密书。虎臣因将往天津，是夜至素臣房中，讲至三更。素臣方知红须客名生，字天生；铁丐名面，字如包；虎臣改名吉如虎；日京改名况如日。次日清晨，写下密札，早膳过，打发虎臣赴天津。

素臣、如包俱易容而出，素臣仍是黄面，如包易作粉红色脸儿，吩咐兵目不许泄漏。只做游玩岛中风景，将城内外四处走到，回来，与天生上楼，指示道：“这后面两座神尾关，现有一百名兵把守，可撤去三分之二，留二三十名老弱军，一半看守外关，一半看守内关，却只许放人进外关，不许放人进内关。这一带万松岭上，几处墩堡，约有一二十名兵丁，这一座龙脊关，有二十名兵丁把守，须尽撤去。这殿门外空旷地方，可搭一座灯楼，四面都要悬空。望南连接搭着灯棚，直搭到城门柱，两边亦俱悬空。这一带仓廩，须拨一百名精兵，在仓门内看守。这古城内，可挑五百名精兵在内，三人轮流操演，关着城门，不许人近城窥探。”复指着北





边一岛道：“此岛莫非飘风岛？”天生道：“此岛名青霞。”因指向东一岛道：“那便是飘风，与俺们这岛，恰似鼎足一般。虽在背后，却亏俺这岛后半面，是天生峭壁，又有许多剑尖似的乱石隔住，船不能近，故仍要从外护进来。”

素臣道：“明日拨兵三百名，把本岛战船，十分中选出七分，都驾往青霞岛，只张扬着往天津助战，吩咐岛主悄悄藏着，并操练青霞岛兵候调。”说毕，下楼。自此，每日明办结婚，暗备厮杀之事。素臣自到岛中，天生即让出卧房，与素臣歇宿。至十五日，素臣见已彩画铺设，成一新房模样，就要搬出。天生抵死不肯，道：“一来敬意，二来仗文爷洪福，得个利市，到二十四日般出不迟！”素臣无奈，只得住下。到了十八日一早，鼓乐喧天，回聘已到。天生请素臣、飞霞两人开盒，只见回的甚是齐整，袍服冠带，靴鞋裤袜，引刀盔甲，书画琴棋，纸墨笔砚，绸缎绫罗，金花红彩等物，摆有三五十匣；其余水礼，亦十分丰盛。岛民、岛妇聚观，拥满门外。兵目传禀：“岛中风俗：凡遇岛主成婚，岛中城内男妇，当日都要进殿磕头。岛民要捧岛主的脚，岛妇要捧岛妃的脚，若捧不着脚，便三年田稻无收。捧脚时，每人有二百文钱，撒地作贺礼，名遍地金钱。捧脚之后，岛主进内成婚，岛民、岛妇都在殿外筵宴，两人一席，每席四碗鱼肉，两盘糕馍，两壶白酒，两碟醋蒜，两碟果品，两碟小菜，都取成双之意，名万民欢乐。满月之后，岛主、岛妃要出城巡视，每日一乡。四乡的岛民、岛妇，也都要捧脚，撒金钱，筵宴。现在城中民妇，俱在外候令。”

天生看着素臣，素臣道：“既是风俗如此，一口允许便了。”天生吩咐下去，兵目传出外面，欢声如雷，纷纷散去。是日大吹大擂，外边看待来使，里边请素臣等筵宴。素臣席散回房，奚囊把玉麟得书，如言准备，锦囊请安，并夫妇二人，于二十日起身，随二位姨娘渡海，并押送嫁妆之事禀知。素臣道：“锦囊还有用处；这天丝要他来则甚？”奚囊道：“天丝是两位姨娘教的武艺，大姑娘又时常指点，比锦囊也低不多。”素臣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比阿锦何如？”奚囊道：“那比不得阿锦，阿锦老练，比锦囊还觉高些。”正说话时，忽地西方起一阵疾风，从开着的两扇窗内，直卷进来，把房内大烛直灭下去。回过风脚，却甚悠扬，那烛仍复明亮。素臣觉着有异，随意把西风作一卦，西天乾金，风为巽木，作为横卦；风来甚疾，巽为阴象，恐有阴人行刺；而风脚悠扬，烛仍明亮；横卦婚象，克属乾金，铁丐金姓，求婚甚急，此数莫非当之？因吩咐奚囊，关门掩窗，垂下帐幔，灭去画烛，防备刺客。自己拔出宝刀，伏在窗槛之下。不多一会，只听窗上一声响，月光之下，一人直落进房。素臣在槛下发起，迎个正着，从背后一把抱住。奚囊在那人手内，夺过宝剑。

素臣忙道：“不要伤他，快去点火。”那人被素臣神力紧箍，挣扎不脱，即便用手来攥肾囊，早被素臣惯倒，把那人两手拘在胸前，尽力捺住，一膝捺压两胯，动弹不得。奚囊点烛进来，素臣一看，却是那女道士赛要离。大喜道：“来得正好，快请铁爷！”须臾，铁丐赶来，素臣令其搜检。铁丐在小靴统里，搜出两把利刃，胸前搜出一股赤绳套索。素臣把套索反缚其手，说道：“此女名立娘，即飞娘胞妹，亦是大贵之相，配得过你。方才起数，与你姻缘之分；今日正是黄道不将吉日，你可带去，即便成婚，明早我自向龙兄说知。”

野叟曝言

中国古典文学经典

丐正要老婆，眼见恁般美貌，如何不愿，没口子称谢不尽，抱了就走道：“谢文爷恩赏，明日磕头罢！”踉跄进房，放在床上，扯掉裤子，铁在缠袋内取一丸药吃下，脱衣上床，尽力狠干，把立娘弄丢了才解放他两手，将衣服剥尽，再闯辕门。这三更天把立娘连丢三次，狼狈不堪，苦苦求饶。铁丐亦觉尽兴起来，喝了口水方才得泄。铁丐阳道本伟，怕立娘经过大敌，征不服他。因在山东路上杀过一个游方和尚，得有补天丸放在身边未曾试过，吃了一丸药，性发作起来，便直干至天明。立娘虽经过妙化法宝，因其相与妇女极多，不能专用在一人身上。自妙化死后又经久旷，被素臣神力压捺，未免伤筋损骨，怎当得起铁丐童，吃了补天淫药，三丢之后百骸弛放，连身都翻不过来，直僵僵的躺在床上。铁丐紧紧抱住。说道：“文爷神数，说你与我有姻缘之分。妙化已死，你若肯放心，入门为正，咱就把你做结发一般。等你姊到来，骨肉团圆，可不是好？”立娘垂泪道：“咱本去刺妙化，被他拿住强奸，因既为所污，难以再嫁他人，才做了道士，与他往来。到得妙化死后，早已安心一世不嫁人的了！谁知又因来刺红须客，被汝奸污，也是咱前世的孽帐！那文爷可就是文素臣？”铁丐道：“正是。”立娘叹口气道：“咱被他拿住两遭了！他的神数，即说与你有姻缘之分，咱便情愿与你厮守一世。只是咱怕恨我切骨，他若嫁来，只怕不肯相容哩！”铁丐道：“不妨，有文爷做主，肯包容你。只是咱们须起去，拜见文爷和大哥，还有石婶子、卫婶子，也得相见。你这样子，是真是假，可挣扎得起来呢？”立娘道：“咱现在眼花头晕、两手如瘫、浑身麻木那里挣扎得起？”铁丐道：“咱先去，等你将息好些，再见罢。”忙忙起来，先到素臣房中，素臣正与天生讲说夜来之事，铁丐跪下磕头。素臣带笑拉起问：“新婚之乐何如？”铁丐道：“乐不可言！不瞒文爷说咱还是童男子，要从没尝着女人滋味，那知有如此快活，怪不得三弟夫妻，恁般恩爱哩！”素臣大笑道：“休说呆话！快些同着出来，还要审问他口供哩。”

铁丐道：“咱原要同他出来，只半死不活的，瘫在那里，便怎么处？”素臣道：“这又奇了！不信你有这般本事。也罢，你去问他一个备细，他是谁人所使？来刺何人？须把景王及靳贼现在的逆谋，并两家军师名姓，说得明白，才许他与你做夫妻；若有一点遮瞒，留在此便是祸胎，就要即刻开除，顾不得你快活不快活了！”因教导了逼问的话头。铁丐吓得满面失色，没口的答应出去，向立娘述了一遍道：“你须尽底把实话说出，那文爷是神圣一般，穿得人肠子过的，你若藏头露尾，咱就没法救你了！可怜刚做得一夜夫妻，便怎么处？”眼里酸酸的，要流下泪来。

立娘哭道：“咱怕不知道，若早知他在此，也不上这一钓了！景王与靳直都想做皇帝，虽故连牵一块，却各怀歹意。屠龙岛是靳家安放那里，防备景王的；你们元帅去剿，来请过兵，虽也发兵，不教尽力。后来知道靳家用计诈败，专等这里发兵，便起乍浦等处岛兵，来袭取护龙。怕这大功全归靳直，故遣咱来刺红须客，不料又被文爷擒获！”铁丐吐舌道：“果不出文爷所料！你可知靳家于何时来袭取呢？”立娘道：“原要等这里发兵三五日后来袭的；如今听见岛主成婚，各处买花炮灯彩，与民同乐，才定了二十四这一日，来里应外合，袭取岛城哩。”铁丐吐了舌



头，收不进去，道：“怎被文爷一古脑儿都算定了！你知他里应的，是些什么人？怎样装扮着来呢？”立娘道：“这里不兴和尚道士。他那里有些和尚，都分拨在外；道士及将弁，都扮着本岛及青霞岛民妇，卖花泡灯烛等项的商贾，秧歌高跷等项的撮弄，还有混在送亲队里的，陆续进城，四散埋伏，到那日结亲时，一齐发作。”

铁丐道：“靳贼这些恶计，怎肯张扬开去？你是景王家人，何由得知详细？”立娘道：“他两家各有心腹，各有奸细。奴前日在蓬莱阁上，遇见飘风岛守备吴其仁，是景王的人，在那里做奸细的。他告诉奴如此如此，不日就要成功，咱们还是助他不助他？奴说：‘王爷叫咱来行刺，原是怕大功全归靳直，咱进去行刺得成，是不消说了，若一时没处下手，便须助他成功。一来去了一处外患；二来也分他些功；三来也不失大家牵连的局面。’吴其仁连声答应。咱就把四个徒弟，交托与他，说：‘咱若事成，到你岛中相会；若没处下手，临期你可同咱徒弟到护龙岛大相国寺中相会。’大家约定了，才分散的。”铁丐道：“吴其仁可是三十多岁年纪，脸上有记色的？”

立娘道：“吴其仁左脸上有一搭青记，却是真记色；不像你脸上装的颜色是假。”铁丐失惊道：“你怎知我脸是假？”立娘道：“文爷说，去请铁爷来，这里只有你是铁爷，人都知道是尉迟恭一样，那里有这粉红色脸儿？靳家门下，和尚道士，多半有改变面色的方法；文爷那脸，敢也是假？前年咱被他拿住，没看见这金黄色的脸儿。”铁丐大笑道：“一些不错。青记色脸儿，是守前关的；还有那两家的军师呢？”立娘道：“靳家是单谋，及景府长史吴凤元；景王这里是张贤士。张贤士专为景王，单谋专为靳仁；凤元看风使舵，俟那家成局，即为那家。贤士只怕单谋，单谋只怕文爷，若知道文爷在此，便也不来下这一钓哩！”铁丐忙出细述。天生吃惊道：“文爷真是天人，俺也还怕白埋了窝弓！前日幸是没有让房，俺是大意惯了，险些儿不被这小姨割了头去！”

素臣道：“这些话都是实话，大约此女已真心向你；入门为正，兼有他令姊一脉，当如结发一般待他才是。”铁丐笑逐颜开，连声答应。里面飞霞、石氏知道，进房相见叫喜。把立娘羞得要死，涨红了脸，泪落如雨。飞霞等劝慰了一回，拨两个丫鬟伏侍，料理饭食等事。到夜来，素臣问知尚未起床，因叫了铁丐来问道：“这女子也是劲敌，怎便疲惫至此？莫非有诈？”铁丐道：“小人也为他经过妙化摆弄，怕征他不服，吃了一丸补天丸，直弄到天亮，总不肯泄。他又像死的，又像活的三回，那知就是这般瘫化。”素臣跌足道：“他被压捺已是受伤，再被淫药之力连丢三次，可知是这样疲惫了。以后断断不可，快把药给我，夜里不许再闹，急急调养他起来，正要 using 他哩。”铁丐连忙答应，在袋内掏出一包丸药，递与素臣，素臣并在自己包内再三叮嘱，然后就寝。次日，巳、午之间，天生从古城回来，替换铁丐去练兵。只见一阵天风，裹着满天黑云，直压下来。黑云之中，隐见神龙盘曲殿前阶石之上，落满血雨。天生大惊失色，忙问素臣道：“此非佳兆，必有祸患之事！”素臣也是吃惊。正是：

欲向梅花推祸福，便知龙血有元黄。



经字卷十二

第八十一回

文曲布天罗血流四境
红鸾杀华盖月照双郎

素臣看着地上血点，随意作卦，地是坤，血离类亦属坤，时在午，加月日之数，共得三十，当坤卦上爻。因向天生道：“此与岛中无涉。弟占得坤卦爻词：‘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。’此雨中血点，必龙战被伤，不必介意也！”

天生道：“俺便是龙种；数主龙伤，俺实应之，岂能无事？”素臣道：“数因兄起，则伤者兄；数因龙起，则伤者龙。龙既受伤，此数已毕。若执龟有咎，则伤应及弟，与兄无涉也。”不一会，探子来报：“青霞岛边，有龙与蚌斗，被蚌伤一爪，满洋都洒血雨。”天生方才放心。次日清晨，铁丐同着立娘，出来拜见素臣、天生，又与石氏、飞霞见过礼，外面已报嫁妆船到。素臣道：“白兄两妾到了，石嫂们须迎他一迎。”铁丐便令立娘同去，素臣止住道：“别有用他处。”因命立娘改装，扮作军官模样，专司操练古城兵士，密令阿锦随去防察。一面出去照料搬运嫁妆，接待来使。飞霞等半路接着翠云、碧云，进殿，同至新房。石氏因有孕，不进房，仍到里近料理酒席。锦囊、无丝叩见，递上玉麟书札。素臣看过，便取火来烧掉了。当日，外护汛报，有登、莱等外洋客过海交易及青霞等岛铺户来岛互市。天生道：“向例互市，都在东丰堡设集，拨兵巡防，此番该分外添兵。”素臣问向例派拨兵将数目，天生道：“向例派一员守备，两员百户，四十名兵。”素臣道：“仍照向例数目，却总拣老弱的去，只说精壮都拨到天津去就是了。”天生会意，依言去派拨。里边设席款待翠云、碧云。次日，请见素臣，递上四匹绸缎，八色绣成的领袖、膝衣、瓶口等物，是红瑶带来，与璇姑上寿的。素臣急命阿锦收过，嘱咐翠云姐妹休要提起。就领上神楼，令其四面瞭望。碧云道：“那一带松岭边，东一簇，西一簇的人，指手划脚，是个奸细模样。”翠云道：“后边这关口，也有些人在那里指划，面目也是凶恶。”素臣道：“二位须不时上来察看，明日夜间月起，上来一次，后日就要常川探视，午后报我知道。”复指点着：“这是万松岭，这是外关、内关；这是太平仓，这是龙脊关，都是紧要去处。”嘱咐过下楼。外护汛报来：“登、莱等处及青霞等岛，有秧歌、高跷、傀儡、相声、走索卖诸般撮弄之人进岛。素臣问：“有无安顿处所？”天生道：“本岛有四堡，东丰、解、西乐、南和、北须，俱有土城空房，专备洋商互市，屯札别岛贡献聘问使臣之处。”素臣即令屯于西乐堡，也拨老弱兵弁，前去防守。是日，发了令箭，差心腹将去青霞岛调兵。两封密札，令照面上所开处所，次等开拆。密令心腹兵目，预备松脂、麻绳、救火钩镰、水衣、水盔等物。大张晓谕：二十四日申时，奠雁迎鸾；酉时，结亲，升殿受贺；戌时，赐宴成婚；诸色执事人等，届期预备，毋得违错！二十三日，新人船到。素臣派十员将弁，二百名老弱兵



丁,披红簪花,押着酒席犒赏,粗细乐人,前去接待。夜间就提铃唱号,用心防守。并传西乐堡内戏耍诸技,去船边演弄。城内城外,俱张贴告示:二十四日大放花灯,与民同乐,城门上毋得拦阻游人,通宵不禁。素臣、飞霞两乘深帷大桥,直抬落船舱,与飞娘相见。悄悄相见,嘱咐一番,留飞霞在船相伴。请有信、以神过船,囑令如此如此,即上轿而回。一路见灯棚俱已搭齐,殿门外灯楼高耸,都依着素臣,式样轻巧悬空。观看的男妇,挨肩擦背,有些不尴尬的人在内,窥探耳语。定更以后,素臣约同天生、如包,带着奚囊、锦囊易服私行,在城内各处走转,绝无奸细踪迹。天生疑惑:“莫非白埋了窝弓?”素臣道:“他们都定在明日闹中取事,又因告示通宵不禁,今日都在船在寓,安睡一夜,次日饱餐战饭,入城行事的了。”因叫人把预备水衣、水盔、钩镰等物,都运送预定下的一所空房之内,派两员将弁,一百水军,只听得百子花爆声绝,便如此如此。令天生、如包、立娘、奚囊、锦囊夫妇及飞霞带来侍女,俱早去睡觉,翠云、碧云轮替安歇,准备明日厮杀。令石氏督率派进来做工的诸色岛妇,作房内将弁兵目,率领诸色岛民,料理明日酒筵犒赏诸事,却是一夜不睡。素臣在房假寐,四更以后,叩门声急,忙开进来,却是翠云,说道:“方才上楼瞭望,见东城外一座破落大寺,屋脊上有人行动,仔细察看,竟是大姑娘身量,戴着铜面,提着两个人头,挂在鸱吻之上,如飞而去,不知何故。”

素臣令其回房安息,即出殿越城,奔至大寺,看那鸱吻之上,果有物挂着。先寻到正殿,上楼,见血泊里有两个没头死尸,一堆衣服,抖出四把刀剑,两个缠袋,收在腰内;把衣服展抹血污,裹着两尸连刀剑。从楼窗内摔落落地,复盘上楼檐,在屋脊上,取下首级,找着死尸,一齐放在土墙脚边。收起刀剑,跳将出去,推倒土墙,压盖好了,越城而回。在灯下解出缠袋看时,各有一个银包,包着数十两银子。两个药包,一包是补天丸,一包像刀疮药末。有一个夹袋内,夹着一张谕帖,上写:谕副总兵官元吉,限二十四日申时,万松岭取齐,酉时,听有暗号,攻破神尾关,接应游击元虚,同至后仪门,放火烧宫,候百灵澳令箭施行。又一个夹袋内谕帖:谕提点聂元,限二十四日酉初,大安门取齐,听有暗号,至大丰仓放火,会同正灵官潘一性,截杀救火兵将,赴无碍真人行营缴令。素臣收拾过缠袋刀剑等物,开门唤起天生,问:“百灵澳是何地方?离岛若干里数?”天生道:“百灵澳是巨石岛汛地,离外护八十里。”素臣复问离巨石岛里数。天生道:“离巨石岛只三十里。”素臣甚喜。天已大明,外边报:新人船上,一夜平安。素臣令人送茶,送点,送应用各物,俱要簪花披红,宽袍大袖,欢天喜地,违者捆打。日中无事,唤秧歌、高跷等人,在船边歌唱跳耍。一面同天生坐后殿发令。一令心腹将陶忠:赴外护汛督率本汛守备,约束弁兵,把守险要,酉、戌之时,瞭望城内火起,将岛边一切船只,收入各港,舵工水手,有不从者,即行剿杀,不许一船逃脱,所得贼船一切军资,俱登簿报解,专听连珠信炮,俟城内贼人败出,截住厮杀,至期另候调遣。一令心腹将李义:督率南和、北顺两汛守备,齐集汛兵,酉时取齐外护,协同陶忠,收拾贼船入港,截杀城内败出贼人,至期另候调遣。一令心腹将李信:赴东丰汛督率本汛守备,齐集汛兵,瞭望城内火起,衔枚疾走,离城一里驻扎,候连珠信炮一

野叟曝言

中国古典文学经典

起，即驰赴外城门，截杀城内城外贼人，至期另候调遣。一令心腹将：赴西乐涛，督早本汛守备齐集汛兵，汛望城内火起，衔收疾走，离城一里驻扎，候连珠信炮一起，即驰赴内城门截杀城内外贼人至期另候调遣，一令心腹将杨礼领四员将弁，督率五十名堆拨兵丁，将预备松明，自内城门口起，至外护止，在空阔处蝉联堆放，候连珠信炮起，一齐点着，直至天明，不许灭熄，随便协剿败逃贼人，至期另候调遣。一令中权心腹参将柏节：督率本营备弁，齐集汛兵，酉、戌时候，连珠信炮一起，即分两阵，以一阵横截东街，阻杀由内城门至龙脊关一路贼人，一阵横截前街，阻杀由内城门至大安门一路贼人，贼平，仍于两处镇压。一令铁如包：于酉时赴古城内，领一百名精兵，听百子花炮声起，即驰赴龙脊关，暗中守把，截杀神尾关、万松岭逃出贼人，于关南将预备松明点着，使我得见贼，贼不得见我，候天生交付兵目，并领出城，沿路剿贼，至外护，另候调遣。一令奚囊：领弁目四员，护军五十名，于申时埋伏大丰仓后，俟奸细攻仓放火，即接应仓内军士，里外夹攻救护，留五十名看仓，以一百名追杀，至大安门外，会合大安门兵，前后夹攻，候连珠信炮起，即杀出城，沿路剿贼，至外护，另候调遣。一令心腹将桂智：领巡宫兵一百兵，于申时齐集大作房草料场，遇有奸细放火，即时擒杀，贼退，于大安门前后周围巡逻，俟天明缴令。一令十员将弁：领一百五十名兵，多带弓弩，埋伏大安门楼之上，俟门外奸细放火攻门，即施放箭弩，贼退，另候调遣。一令阿锦、天丝：监着立娘，统领一百名精兵，在后殿镇守，俟天生退殿交兵。各人都领着暗号令箭，各做准备去了。到晌午时分，碧云、翠云飞报：有奸细在万松岭、龙脊关、神尾、外关、大安门、大丰仓，草料场、东西内城濠、城外天坛各处走动。外护汛密报：又到了两只商船。素臣在后殿，将预备的连珠信炮安设好了，令精细军士守着。嘱咐碧云上楼，瞭望意外之事，俟岛主、岛妃杀出后仪门，追到龙脊关，即下楼点放信炮。因想：东西城濠，天坛之贼，内外夹攻，夺城的了，外城、内城，已有两枝重兵，内城之内，又有几枝杀出，自不妨事；但宁可慎重些。因又令锦囊：率领四员将弁，一百名精兵，俟百子花炮声绝，从东濠城起，至西濠城止，搜捉奸细，即在内城门外防守，截杀逃出内城贼人。然后点派十员将弁，一百名精兵，护送天生，去奠雁迎鸾，暗暗付与号令。

素臣自领十员将弁，一百名精兵，在大安门内镇压。传令上楼，把翠云唤至，令兵目将预备麻绳，理清堆在大安门两边门洞之旁，令翠云率领飞霞，带上女兵，摆列西边；自己选出二十名男兵，摆列东边；各挑拣五六名精细之人，吩咐如此如此。余十员将弁，八十名兵，都分列两边，伺候接应，防备意外。停了一会，只听城门外三声大炮，亲事进城，一路鼓乐喧天，到了大安门。那随去的十员将弁，便镇压住，只放司礼鼓乐诸人入门，一应旗伞执事人役，俱不许擅进，把正门闭上。吩咐岛民、岛妇，俟岛主升殿，传令出来，再行进贺。

岛主、岛妃上殿，乐作，先拜天地，次拜龙牌，次拜祖先，然后夫妻交拜。交拜已过，撞钟击鼓，岛主、岛妃升座，开着两边门洞，令岛民由东，岛妇由西，鱼贯而入。走进门洞，洞口早排设两张红桌，一桌上一只银杯，一把锡壶，桌脚边排着四坛美酒；一桌上排着一面大着衣镜。一人进洞，便有两个兵役伏侍着，在这桌上





对镜整容，那桌上连赐三杯喜酒。但是岛民、岛妇，便欢天喜地的，照镜持杯；但是奸细，便有猜疑闪缩。那精细男女兵卒，已看在眼里，即假作代整衣裳，在胸腰袖袜之内，暗暗揣捏。无弊的，就任他进去；有弊的，便着一人跟着进来，到洞口打个照会。这奸细必由素臣、飞霞座前经过，便五六人齐上，拖翻捆缚，口赛樵木，丢在墙角头。搜出一个奸细，洞口兵丁，便故意把后过来的人，正冠拽衣，担搁一会。故此在后的奸细，并不知在前的遭捆。有利害些的，兵力难制，素臣、翠云即自起擒拿，因此俱被捉获，并没走漏。岛民、岛妇俱已进完，共搜获三十六个男人，五个女人，身边都搜出暗器，扛入廊房锁好。素臣令军士奔驰喊叫，故作慌乱之势。岛民、岛妇，惊惧啼哭。就这喊哭声里，只听得外边放起五七只鹁鸽，铃声清越，在空中旋响。素臣知是暗号，忙在庭内，放起百子花爆。天生、飞娘各脱外衣，露出软甲，飞奔后殿。带着岛民、岛妇大开正门，招呼二十员将弁，二百名精兵，摆列门外。门外奸细早已发动，放火烧楼，直杀将来。远的被门楼上弓弩，飞蝗一般的发下，纷纷倒地。近的被这二十名将弁，二百名精兵，都用长枪截戳。素臣手中再发出神弩，无不伤死。空房内水军，头包黄毡虎头，身穿黄毡虎衣，各持钩镰，满街跳舞，把被火烧着的灯楼、灯棚，一概拉倒，城内各处埋伏，接应大安门的贼人，被火烧得七零八落。大安门败下去的贼人，被火所阻，七死八伤。

西边仓弄，东边作弄放火的奸细，俱被杀败，逃奔出来，素臣领兵截住，奚囊追杀出来，前后夹攻，纷纷倒地。素臣见大势已定，后殿人放起连珠信炮，便传门楼上伏兵下来，留五十名守门，以一百门兵，合自己有一百精兵，令翠云、碧云各带五员将弁分领，在外城之内，内城之外，自东而西，自西而东，交花巡缉，捉拿奸细，候我出城时缴令。令奚囊带仓兵，一路追杀贼人出城，俟铁岛主一到，即会同城内城外李信、梅仁两枝兵，跟着杀往外护，我自前来接应。一面令人收拾殿上喜钱入库，准备赐宴成婚之事，安慰岛民、岛妇，耐心守等。二更以后，天生、飞娘回来缴令道：“俺们从后仪门杀出，贼已杀进外关，攻打内关，正在危急。被俺两人领兵杀出，抵敌不住，都抱头鼠窜。一路剿杀，直杀到龙脊关，又被二弟在暗中截杀，剩不多几个有本事的，带伤逃去。俺们便依着文爷号令，把兵都交给二弟。俺们领着外关兵丁，在万松岭一带，搜查过遍，又杀获十来个贼人，就收兵转来的。”

素臣道：“你们休错过吉期，快些叫民妇们捧过脚，进去成婚。我自领兵出城去了。”一面吩咐作乐。天生、飞娘仍穿起大衣，坐殿受贺。素臣领十员将弁，一百名精兵出殿，一路见水军已救灭了火，在那里扫除煨烬。到前街，柏节迎住声喏说：“贼人自内败出，自外杀入的，俱被小将率兵截住。又有奚将军及两位女将军追杀，十停中杀死七停，捉获两停多些，剩不多几个逃窜出去。”素臣仍令巡防镇压。至城门边，锦囊领四员将弁，迎住禀说：“在东西城壕，搜获一二十名奸细，都是专派在城内截杀守城军士，接应外兵入城的。”翠云、碧云领十员将弁禀说：“在内外城，巡杀十余名奸细，并在前后街，追杀贼人。”素臣令其回宫防守。将锦囊及十四名将弁，三百名兵，并带出城。吩咐守城军士，关上城门，用心防守。到了城外，亦令闭城守护。一路松明照耀，如同白日，见尸骸狼藉，血肉淋漓，不胜



野叟曝言

中国古典文学经典

伤感。于路杨礼迎谒候令素臣令于外城至于外户收尸并常川巡缉，遇有窜匿逸出贼人，即行获解。到得外护，只见铁丐、飞霞、奚囊、陶忠、柳义、李信、梅仁，领着许多兵将，团团围住一个山头，喊杀连天。见素臣兵到，大喜道：“贼人兵将，十杀八九，船只俱被我等夺获；只剩这一二百人，有些利害，和尚江洋大盗在内，拼命死斗，杀不上去。”

素臣将随带四百名兵，圈作外围，令扎数百柴把，内裹石块，用火点着，四面掷上。贼人见兵势更盛，火把到处，烧衣燎发，军心大乱。素臣乘乱，持刀耸身直上，迎头者俱被乱杀，尸倒血飞。飞霞、铁丐见素臣得手，奋勇亦上，山上贼人，惊慌闪避。奚囊等乘势一齐杀上，山下兵将，发喊助威，声如雷震。兼有素臣神勇，弩必中项，刀必断头，便如土崩瓦解，平倒下山，都被山下兵将，乱枪戳死，践踏成泥。有数十个枭雄，兀自苦战，亦俱被素臣等刀乱剑斫，不留一个。素臣即于山上发令：单留下一百门兵，其余兵将及东丰、西乐两汛汛兵，俱交付铁丐，即刻上船，前赴百灵澳灭贼捣巢。得胜之后，飞霞、奚囊、锦囊、李信领一半兵，乘势攻打巨石岛。如包、梅仁领一半兵，前往飘风岛助阵，勿得有误。铁丐等得令而去。

复领陶忠、柳义，领南和、北顺汛兵，前去策应。李信授与密计，单留外护汛弁兵守汛。自己领着一百门兵回殿，吩咐将廊下男女，俱去掉口中樵木，给与饮食，然后安息。次日清晨，令柏节领兵，检收城内城处骸。令杨礼、桂智往东丰、西乐两堡，查点奸细存留什物，俱登册申报。日出时，天生夫妇出来拜见过，又跪下拜谢战胜之功。素臣已自不安。拜毕起来，又跪下去，素臣一把拉住道：“龙兄、熊姐，莫非呆了？”天生道：“这是拜谢媒人。”素臣笑道：“做过了亲，便是腌菜缸里石头，掇出的了；快休如此，惹人笑话！”天生、飞娘都道：“不但要拜，还要整整八拜，都磕着响头哩！俺们两人，若没文爷，便一生孤寡！男为不孝之男，女为不孝之女！这八个响头，算的谢么？只是聊表此心！若不容俺们拜，就活活的呕死了！”

素臣道：“我深知二位执性，拜便容你，响头再不可磕！你若磕的响，我便更响似你，响到后来，不把三人的头皮，都磕破了，成什么样！”翠云等亦俱劝说，才依允不磕头，拜了八拜起来。翠云、碧云、石氏都见过礼。立娘缩在后面，腆腆腆的，只得上前相见。不防飞娘掣出宝剑，飐的一声，劈头斩去。亏着素臣留心，掣出宝刀，疾忙架住道：“熊姊差矣！他虽有不是处，毕竟是同胞姊妹，须看先人之面！”飞娘道：“不提先人犹可，他这般不肖，败坏门风，玷辱父母，在国为贼臣，在家为逆女，奴正要替先人雪耻哩！”素臣道：“他已改邪归正。伯夷、叔齐，不念旧恶；况是同胞姊妹，熊姊不可执迷！”因命翠云姊妹，陪着立娘回房劝慰：“俟铁兄回日，夫妻同见，在我身上，劝说熊姊转来，复归于好便了！”立娘哭着进去。

素臣把圣人许改过自新，同胞不含宿怨的道理，细细开导。飞娘屏退从人，说道：“奴非不知；因数年羞忿，一旦触发，以致如此！但狼子野心，杨花水性，倘或有一变头，即为肘腋之祸！奴依文爷之命，即不敢伤残同气；亦只可听之远去，方免后患！”天生道：“此虑亦是。”素臣道：“据铁兄说，自妙化死后，令妹并未另有往来；若果是真，则尚有可原！我有道理在此！”因到殿廊下，开门进去，问那捆的